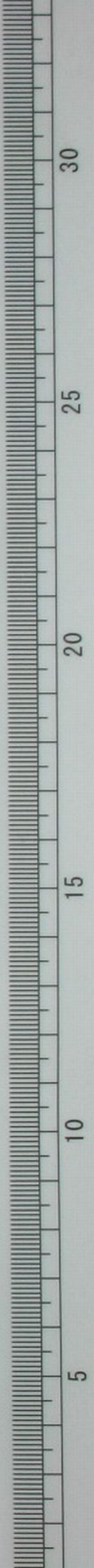




北  
禪  
遺  
草

三  
四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72  
2



文庫 17  
W172  
2



北禪遺草卷之三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丙辰三月又被名來江戶次韻伯寧見贈

萬里悲生別何圖復此回衰殘憐事益交態喜顏開  
白社元離俗緇衣未惹埃除非君輩至客况得誰陪

詩政事  
埤益我

客中過履仁止宿即事贈之

名都豈少蓋相傾獨叩玄關尋舊盟白首重逢無調  
變青燈並坐有談清淨禪元慣伊蒲膳靜好兼口九雜  
佩情道是雄文誰有薦堪將寂寞老昇平並靜好雜佩

上禪遺草

卷之三

一

返菴藏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去以善唐氏寄

010185184584

偶有送梅酒者聞洪卿近止銜杯轉以為餽走  
筆代簡

聞道柴桑杯酒空清齋應擬白蓮風寄言梅標東林  
後滴取露香供乃公

丙辰四月十九日携諸子泛舟隅田河淹留石  
濱之亭作遨頭宴分韻東

草堂千古戀遺風何隔佳期日本東地似浣花來繫  
舫人如携酒去從公不須皓首衝泥怯可是滄浪入  
曲工休向溟濛愁勝會漏天好使蜀中同杜詩虛疑  
老夫衝泥  
怯又百花潭水即滄浪蜀  
地多雨故俗謂之漏天

江戸假居奉謝因幡小侯枉駕侯名  
定常  
名都冠蓋自多交君獨風流問草茅窮巷何期輪鞅  
到禪居且擬一枝巢

江戸客中送環中上人歸京  
不忍池頭不忍離獨憐衣鉢滯天涯衰殘只有歸歎  
切寧待芙蓉十里時

其二  
同袍奉命出皇畿此日君歸我未歸佳節高臺重相  
約臨岐何用強牽衣高臺寺上人  
所輪住處

寓仙真院即事

黃鳥漸稀，鵲更多，不如歸去。奈吾何！一枝幸得，栖禪處，觸目紅塵好任它。

公府歸途過玉川，翁翁與猶子仲鼎殷勤供給。移刻卒贈以此。

衰殘唯合偃幽叢，可忍公門屢鞠躬。豪氣仍憐湖海上，禪心未負水雲中。東林不得邀陶疾，南阮何曾失籍風。道是市朝堪大隱，清齋半日喜相同。翁頃有脚疾不能來問，故以淵明比之。仲鼎有才器，故以阮咸相比。

### 雪梅圖

由來冰玉質，脂粉却為嫌。只道白猶白，聊將六出添。

### 後赤壁圖

蘇公赤壁賦風流，猶說興亡千古愁。却好霜降葉零後，終令仙鶴過孤舟。

### 題畫

蒼茫山野色，夕照既西移。一片青帘挂，幽尋更待誰。客中值初度，辱諸子佳饋。卒賦申謝。

羈旅何論覽，揆辰籃輿日日走。城闈禪心猶以海鷗比，來往風塵未誤身。

### 其二

七十八年初度周，誰圖異域遇同流。殷勤稱壽將何

報慰得老禪孤館頭

不忍池荷花盛開邀余餞宴池亭席上留別諸子

宅邊柳樹昨曾栽池上蓮花今正開此去遠公誰結社却思陶令獨銜杯

右履仁

去年分手詎湖頭誰料衰殘復此遊道是禪心蓮相似莫將萍水動離愁

右洪卿

茅屋逢迎難賦詩蓮如白羽此相隨更有清吟能愈

病不同河朔宴當時

右伯寧

業醫

陌頭不逐少年行翻入蓮花社裡情不言謝客心多雜知爾池塘句轉清

右仲用

芙蓉十里覆清漣白羽紅衣翠蓋連此景此時誰寫得風流獨欲賴君傳

右太復

業畫

綠竹名軒軒未完却宜此日雨中看亭亭清直元同類紅白更令離思寬

右稚節

稚節愛所欲造軒名空雨請余作之說而且未成因申其意

品川驛樓別洪卿太素見送二首

驛樓設席惜離群碧海蒼茫曉已分此日歸歟千里客帝鄉西指萬重雲

其二

敢道風塵堪玩世只容山水得知音百年離合何嘗定為報安禪一片心

寔首座見訪投宿口號贈之

邂逅相逢此一時忽忽官刹奈吾衰燈前未暇談風月且把殘編與爾披

送穎上座歸丹後

離合丹山千里路往還紫陌十年情即逢北地霜初盡何負東林花正明

送慈照力生赴任馬島

錦帆遙指海天西萬里公程路不迷待取庭松東向日舊來洛社共提携

送大中座元保巖二公之對馬

此別三年欲奈何只言少壯莫徒過衰殘儻及歸來日刮目詞篇更幾多

有事赴天龍寺有懷六如上人

北齊書 卷之三  
春雲帶雨暗青山咫尺相望空復還垂死風塵尚來  
往羨君偏自事清閑

其二

欲待花時因訪君無端世事此紛紛尚逢山水能容  
我一曲高歌向碧雲

其三

意在尋僧亦在花無端心事負年華千林漸動芳春  
色一逕近思開士家元稹詩花時不到有花院意在尋僧不在花

重送大中保巖

前期纔一日後會復三年衰老難為別相看轉悵然

雙珠海上望隻衲林中禪行矣男兒志飛揚在遠天

林光院看鶯宿梅

老樹槎牙在正開三月花紅芳殘昨雨素艷媚朝霞  
黃鳥飛稀止白頭對自嗟九春看漸暮聊且玩年華

詩綿蠻黃鳥止于丘隅

淨泉善上人寄示詩什才致可喜賦此為贈

大倭之歌中華詩西乾更有陀羅尼三者體異情無  
異無住的論吾不疑三十一言吾國風于今盛唱九  
重中搢紳取為我家物不使眾庶敢關工秋月春花  
情與合此情何曾別士農不見千古人九氏卓犖詞

北齊書 卷之三  
宗孰得同云是人九何許人西指窮陬巨海濱高角  
臨終咏明月月明長向句中真大倭生才乃能爾安  
見作詩亦如此其奈情同體不同搢紳衆庶總無似  
淨泉善師那翩翩佳什眎我幾多篇云是人九同出  
自以倭為華一難焉昔聞才物無都鄙今見文運與  
華連吾人元學三摩提遠越中華西更西文筆讚咏  
嘗深戒敢入詞林求品題遠公有作著東林中峰亦  
為淨土吟細語能歸第一義庶向陀羅尼門尋文字  
總持君自見千波明月在天心

與諸子舟遊琵琶湖既夜矣還宿大津西知氏期

翌日登石山偶作  
勝槩回舟聚一堂共談遊賞任更長明朝更道携餘  
興欲問珠宮到上方

近江八景

石山秋月

珠樹玲瓏碧水隅滿天秋色一峰孤寶陀巖上水輪  
出不道清光何處無古句今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祿渴拉葛鞞兒結失吉訥過兒木訥屋  
蜜捺石速拉捺兒贊吉篤密兒捺郁

唐崎夜雨

翠蓋颯然風雨生忽疑仙樂向空鳴蓬窓若傍崎頭



北禪遺集 卷之三  
泊不復蕭蕭獨夜情

堅田落雁

南來北去自年年  
倦翼相將下遠天  
憐爾月明風靜  
夜薰葭深處不驚眠

比良暮雪

浙浙風寒欲暮天  
已看積素在山巔  
扁舟如有偶乘  
興不待四山都皓然

粟津晴嵐

荒原十里戰圖空  
官道只今湖海通  
日夕浮嵐無處  
所青松半在有無中

勢田夕照

落日西沉紅未收  
千尺長虹卧浩流  
行客去來程轉  
急奚如汎汎水中鷗

矢橋歸帆

片帆幾處去  
膨脝一日滄波利涉情  
別有打頭風惱  
我可知逆順在人生

三井晚鐘

隱隱鐘聲起梵樓  
遠山長水夕陽收  
滿空不隔圓通  
境寶所何言在近求

即宗力生就院之東南新築一樓名以雲居蓋

追自然居士遺蹤也其下為采薪亭使余扁之一日見邀遊焉卒賦此詩

雲居靈跡舊曾聞新見禪居深入雲影映閑窓千樹合響傳幽谷一溪分優游未得來投老憤閑何須去樂群好采薪蒸供法喜清齋留我到斜曛

鹿苑院邀松本生余亦同之席上卒賦

東林是處枉柴桑半日誰論閑與忙且有一湯供般若好將蔬筍擬膏梁半日閑忙東坡與佛印語

世吉生見惠茶及茶具卒賦謝之

春芽鬱鬱宇治濱還見風流屬若人載筆往來林下

好更令茶道愜吾真故然詩孰知茶道全爾真

其二

蓮社不須沽酒迎携來雋永慰殘生一爐恰足清齋給非復壺觴自酌情壺觴自酌出歸去來賦

萬年火後重建外門七月六日晚上架棚偶作雲梯知幾丈扶杖強盤跚風在中天爽人居上界寬未言紈扇弃忽覺衫絺寒更見圓通月亭亭挂樹端

有事早赴建仁東福途中作

蒼茫閭閻曉雞呼殘月橋頭瘦影孤底事風塵日來往夢魂疇昔落江湖

深夜聞蟲

御題八月七日

殘燈支枕四無聲，偏聽候蟲庭際鳴。  
老去悲秋懶裁賦，從它唧唧到天明。

早過光源看天竺花盛開時值法住

天竺之花日本披萬條，紅白自垂垂。主人下榻情何厚，衰老扶筇步此移。靜聽秋蟲滿院響，偏憐曉露含英滋。昨來祇有隣喪報，心賞還令殘喘期。

余昔嘗與賣茶高翁相交，所得手書亦太多。戊申之災一爾燒亡，頃厚板首獲數幅，故紙中見

遺喜走筆申謝

四十年外不忘初，惆悵曾無一字餘。何料殷勤投我處，披來意態舊時如。

冬至諸子設宴會允禪，將有博多之行席上叙

別

九州西指海茫茫，何事一朝向異方。佳節相看復相別，不堪一線與愁長。

其二

祇林幾日侍巾瓶，不向它人說眼青。衰老誰知偏惜別，雲山萬里拂衣輕。

次韻酬宮田士祥見寄名維禎美濃人

北極遺書 卷之三  
白社言堪結奈茲千里難棲神元擬遠原道豈論韓  
勝地愁遊隔禪牀任坐寬何來郢中雪忽映紺園寒  
美濃宮田生為余求高僧傳捨貲施入賦此申  
謝  
毳衣蕭寂卧東林空負尚論千古心黃卷俄生祗夜  
興不同平子報南金

十二月廿四日對雪偶賦一絕尋生妄想述為  
長句意至口隨不復辨格調時周哲二七忌辰  
云

衰殘猶爾過光陰歲暮四隣風雪深乘興無來亦無

往寒窓獨坐自沈吟憶昔昔也為兒時一朝看雪興  
無涯興無涯兮吟不得乞得詰兄作一詩詰兄向我  
語其事頗嘉兒輩關雅思爾來詰兄病在牀又逢風  
雪滿林篁為入毘耶問病惱強開戶慵賞風光俱向  
皚皚談故事幾多雪興引入長吾為作詩殊慰諭行  
有郢曲入新章不堪綿悞日一日溘爾與雪共消亡  
奈何相尋歸寂滅可知念念本非常唯餘白頭對白  
雪不寫雅興寫愁腸嗚呼愁腸雅興固無端遮莫林  
風透衲寒却拈孤峰不白句不白還向白底看  
成倩近卜築上野之麓樓名望海雨中過之仍

題此詩

十載徘徊在土傍也驚輪奐映穹蒼青春扶老憐今  
雨白髮論交思舊鄉庭下松篁栽自長樓頭鴻雁眺  
還揚為言望海知何意遙指茅渚天一方

戊午四月洪卿邀舟遊角田川詣羅漢寺尋過  
龜戶憇衣氏之亭供給湯書即事

江風解纜綠楊橋雨色蒼茫野意饒荒逕人扶步泥  
濘祇園殿敞仰岑堯一時頓與比丘眾三界將從薩  
埵起寺固安五百羅漢近更造三匝殿模三十三所  
及秩父坂東觀音像安之凡一百餘殿三層三  
為工巧頗歸到郵亭逢淨膳猶疑香積見相邀

宇先生論語考三本既失于火幸得謄本于片  
氏戊午春夏間余客在江戶將其間刻上木願  
多誤脫一日往青藜閣考校有感而賦

逝矣宇夫子遺編欲奈如已翻多誤亥魯轉竟成魚  
按得陳年曆檢來湍架書風流偏賞爾千載業非虛

旅館聞鶻

京城蜀魄自來稀在土園林日夜飛底事寂寥孤館  
夕一聲聲道不如歸

戊午五月初九日余之八十初度也適被名  
來江戶自二月至四月履仁洪卿輩欲設筵稱

北極通鑑 卷之三  
余壽而公事之竣歸歟之心固不可期也於是  
以四月十九日假不忍池蓬萊氏者亭盛設饌  
具相集者幾二十人飲食衍如諸子賦詩見賀  
余亦席上口號

蓬萊亭上為開筵且壽龍鍾八十年豈謂元將蒲柳  
質于今未了苾芻緣眼青還遇河山外髮白偏慚少  
壯前却念鷲峰相約處回頭永訣轉堪憐辛亥九月  
馬島十日邀遊圓山之端寮而詰與相從愛其幽  
致不巳因約若余迨八十歲必開壽筵于此渠輩相  
怡相祝巳而二人皆為異物余則  
龍鍾獨存乃值此宴能勿感乎

席上洪卿扇紹真畫松太復圖鶴戲題一絕

一人画鶴一人松興在蓬萊亭上重不翅清風供啜  
茗聯翩影入數杯醲大川和尚偈萬

四月二十九日訪文中見留投宿即事申謝

梅天相約到君家今雨風流不我差窓外葱龍數竿  
竹室中燦爛一瓶花非唯淨膳能留客况復清齋為  
點茶燈下玄談談未了且容獅座在毘耶時文中

將歸京師贈履仁

白頭無奈走西東官迹還如一轉蓬清世黃金臺不  
築衰年彩筆夢終空論交內外方雖異招隱古今情  
自同手植垂楊將合抱殷勤容膝易安中

戊午端午前一日樞卿携角粽見訪先是有佳什之贈併以荅謝

老向人間謬自嗟強言八十飯胡麻綈袍廿歲情無色角黍千年感不涯江澤元宜分枯槁風塵底事染袈裟憐君諷詠乘餘力五絲絲將爭筆花

五月初九日予八十誕辰也偶作示旭碩二子時儁居不忍池

自咲幻人稱幻壽擬將藥餌挂蒲柳齒齒昔年年池上滿花開花落君知否

芝口新橋留別諸子見送

歸心別恨兩相關况乃千山萬水間衰朽猶如西沒日強言再會復開顏

過宮根山

山椒十里湛蘆湖五月風寒欲透膚四擁千峰蒼翠合時聞雲裡杜鵑呼

碩禪有過宮根詩風韻可愛因次其韻

崎嶇驛路幾回攀白髮難辭奔命間真氣從它關吏失擬將遺草藏名山

偶點檢晟子遺物獲故紙曰聞朴兄赴江戶憶之朔雪關山路孤筇去轉難今宵在何處千里

月明寒當時渠猶童稚而能蕪藻思如斯時與  
喆首座話之矣今也渠輩皆為異物見之追念  
往事百感攢胸卒次其韻

死別和生別俱言行路難却思千里恨未及北林寒

戊午七月詣岩藏慈雲菴途中口號應仁年間  
先祖明教

禪師避亂而  
住此而終焉

四望青山霧半埋肩輿乘曉屬涼回行行逕路陰蟲  
響往往村園木槿開女戴薪蒸來谷口童驅牛馬過  
溪隈衰殘未得林丘老暫問遺蹤向草萊

對月咏子美句

四更山吐月猶憶杜陵吟破鏡離滄海片輪懸碧岑  
乍明鴉相噪將曉兔旋沉盈缺漸看過衰殘轉愴心

仲冬有事赴鹿苑寺

九街西去駕人肩白髮龍鍾丘壑前百畝蕪菁綠含  
雨千竿篠蕩翠籠烟鏡湖水落鳧鷖集繖嶺風寒松  
柏連却憶幾年多攬勝回頭一世自堪憐

嘗誦因師倭歌而心馳于白河之勝久矣尾崎  
生遊學京師與余邂逅殆一年頃有事暫歸于  
國乃白河也來以叙別且乞贈言忽忽未能翌  
朝坐爐偶有意向賦以為送且期來春再遊云



北極遺草 卷之三  
歲晏憐君走馬難，白河關上雪霜寒。遠遊且羨懸弧志，勝槩無由飛錫看。法社何妨異方別，羈心暫向故園安。猶言負笈輕千里，洛下鶯花入染翰。

孟浩然雪中騎驢圖

開天作者自成群，白雪風高獨讓君。滿目皚皚驢背，上悠然詩思向寒雲。

送蒼龍和尚當津島以酹之任時余將有江戶之行情見于詩

忽朝分手那忽忽，三月鶯花西復東。白髮容猶於我少，青春興復與誰同。金環還對芙蓉雪，錦帆遙懸渤海

海風却說十年交態厚，設筵重此賞紅楓。

二月廿二日到江戶偶作

八十曾聞行脚人，慚吾衰耗走風塵。明明記取喫茶去，何處鮮芳不上唇。

偶興

九陌喧車馬，名都幾往還。國容勞白首，心事負青山。萬戶風塵鬧，孤雲境界閑。誰知方寸際，無意向人間。已未四月十九日，遶頭宴與諸子集，不忍池。

在此作宴

歲歲遶頭會，何圖復此筵。洲平開彩殿，亭敞設紅氈。

白髮猶存世青衿共忘年群雞啼午日獨鳥度晴烟  
杳渺滄波濶陰森綠樹連中流俯檻架上界聞鐘傳  
翻覆非今態詠歌念昔賢遙思浣溪外移在忍池邊  
翠蓋松沉影紫藤花映漣雅壇慚結社醉境或逃禪  
新荷未云發不染在心田

不忍池上宴留別諸子

少壯相歡一白頭明朝回首作曾遊休將天外悲離  
合心跡還同不繫船

五月十三日歸京偶作

峻嶺洪流路幾巡行行衰病動扶人歸來高卧羲皇

上脩竹千竿一老身

鳴海小山園雜題余別有記

圓通閣

圓真與通實觸處莫盤桓百卉當春媚一輪入夜寒

湛然菴西行所刻觀音像甚古有觀音坂者小堂安之今移之此而坂趾在下

鄉氏宅地云

大士元成隊普門自湛然般若波羅蜜衆禽鳴樹巔

好辭龕芭蕉翁之石浮屠也傍樹芭蕉昔者翁有故往來斯家有其笈並墨痕

好事者必問之

莫道彫蟲技賦流存美名春風率堵側又見綠芽生

七  
上  
下  
卷之三  
十一  
五  
藏

采蘭逕

巖間逕曲春蘭郁郁可以采采

曄曄抽芳處春風谷口多青山須永矢奈此考槃何

四望臺

在圓通閣之巽四面松林有躑躅蕨菜秋則生松蕈繖蕈之類可翫野膳

其所騁望西南大海而內海衣浦見焉晴朗則伊吹鈴鹿諸峯可指點也東北則鑄倉古道二村山在近而信

之諸山羅立可眺

縱目衆山列盪胸大海寒占此高敞處眼界恁麼寬

白雲岡

安愛宕祠權現石像騎猪尤為古物莫知所由來白雲額池無名所書蓋

愛宕山號白雲寺直東北者云猿投山而桶挾在南九根鷲津在西皆古戰場云

戈鋌一陳迹陵谷轉堪悲誰贈白雲去蒼茫覆古祠

觀潮阪而西枕大海布帆往來笠寺星崎在近而朝熊多度諸山縹渺乎烟雲矣前

則鳴海池鰯之間乃東海道人馬絡繹上之快宵宇

扶杖坂頭望滄波萬里開長風宗慤興直欲駕浮杯

梯靈祠

自遷喬門而到扶翼亭乃上下所流也人九像頓阿所作以安壇上遷

高額清沈草亭所書扶翼二字采諸蔡君謨萬安橋碑中而家藏其石本云

山中多勝事流憩集茲亭滿袖烟霞色沉吟謁梯靈

妙音池

池中置辨才天祠橋以通之池多蓮花遠以棣棠

菡萏開方沼宛如八德成中存天女廟心淨水還清

菅神廟

菅公威靈海內所知也祠廟頗壯儼然如在左右石燈永存祀典原為鳴

海根古城鎮守乃織田信長臣佐久間氏所有而今傳之下鄉氏

千秋此如在祭祀豈尋常松保忘年色燈存不夜光

紫藤架架在菅廟傍比花

紫氣度長架垂垂瓔珞似由來奪朱色未說桃兼李

櫻花埭櫻花乃日本所賞到處為多而此山

山是求耶其下可以調馬

爛熳千株色穠花正發新占來芳野勝坐可閱三春

丹楓塢秋後之景殆可與

丹葉晒斜日勝於二月花鄉園稱洵美人欲錦衣誇

望雪林自春至秋卉木叢林百態千狀莫不

其唯雪乎然自執所下以軒濶眼界坐馳眺望者  
稿之驢不可豫而期刻溪之掉不可  
坐乘是此園之所以下特命其勝上也

積素朝來光千林都作白一樣憑高看玲瓏無所擇

偶作儉詩乃口號實錄也腆子在側請書示因

走筆與之實正月廿九日也

晚歲偏宜儉未曾忘悉檀衣穿漸向客巾破足拒寒

秃筆猶充用敗箋聊擬完衰朽節哺餒彌覺一林寬

通仙院主性好種植集梅樹凡四十株皆名品

也盆列室中悉所手接其栽培齊整雖索駘幾

不如也二月九日招余同賞諸禪僉集分韻因

書即事

幾種名花開正齊更逢詩興屬招提清香雜向林前

散嫩色連將眼裡迷樹樹爭春紅萼媚條條拂地玉  
英低風流偏識堪稱友好使僧伽細品題

二月廿六日滯留北山真鴻上人訃音忽至偶  
見其題早燕詩七八日須尋舊巢去莫與主人  
違幾詩識也驚嘆久之因次其韻述懷不復以  
早燕也先是數日訪上人京極街上論詩不異  
平日蓋永訣云

論文元不負憶昨扣松扉鳴鳥求堪得真鴻病未飛  
鏡湖乘夜月金閣對春暉勝槩誠如此嗟君百歲違  
真珠菴盆栽名梅數十種故寄三盆使余看賞

實二月小盡也蓋春寒花較遲云即事賦此

齋至三珠樹非關驛使花白疑留臘雪紅似剪朝霞  
園蝶那能逐天香更自誇為憐何遜興節序任它賒  
林光鷺宿梅至三月始開保禪迎余看賞大中  
座元亦會逍遙樹下偶有黃鳥踰墻飛來再轉  
而去後不復聞亦湊巧哉卒賦此詩

深院一株花正披為迎藜杖動春思槎牙相見老俱  
老料峭無端遲更遲嫩蕊風和非俗態祇林雨歇入  
心期忽聞求友嚶嚶鳥不復遷喬上苑枝

訪六如上人談及世諦偶衝口誦杜牧之句出

門卒作斯詩既之它再來遇佳給書贈之蓋結  
交三十年無恙不爽者上人而已於是能無感  
乎實庚申三月廿六日

人生開口笑曾無八十老僧藜杖孤羸得東山存久  
要相逢九陌未言殊

南軒煮茶偶作

不將甘麯向塵緣一室祇供郝老禪啜罷雲芽味無  
味松風鼎上坐悠然

關帝

英武橫馳幾戰場萬斤之力百斤揚無端漢祚終難

復空仰丹青千古光

七月二日携腆穎二子遊糾林

漢時高林颯入秋同人扶老枕溪頭清陰近座青松  
竦永日移牀碧水流百歲塵勞機已息一時詩賦興  
還幽鳧鷖似愛栖閑意泛泛相隨且溯遊

陶淵明歸去來圖

勇退何曾論五斗三公之貴一舟輕昨非今是田園  
興羸得候門稚子情

雪曉穎腆二子點茶卒賦

一室不盈丈蕩然暖自生休言春尚遠忽見千林英

其二

皚皚深院，趣不見一人蹤。郝老恁禪味，殷勤向我供。  
墨竹為材禪。

祗合碧鮮甘苦節，誰知玉潤抱貞心。何人寫得此君狀，為爾歲寒盟相尋。

衛叔卿

太華峰頭萬累空，唯容方外友相同。休將世事來尋我，千古興亡一局中。

冬日詣大聖寺宮次禮北野投宿真如翌赴鹿苑寺即事書懷

荏苒時光不得留，百年世事總悠悠。丞相遺愛千松直，開士靈蹤一壑幽。老去經營仍缺減，到來臺榭自風流。誰知方外單丁客，死在巖根即便休。

北禪遺草卷之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北禪遺草卷之四

淡海 竺顯常大典 撰

送鶉童子序

吾日本用人之子為子者比比有之要出於不得已也男女居室而子之生不必也生之克後不必也苟祖宗墜緒考妣絕祀則不得不擬螟蛉之子而螟蛉失本人然乎哉故為人之後者處孝為難國家制禮循而行之何難焉其難也不在事而在心不在外而在內乃行亾於禮者之禮不亦難乎鶉川翁世官東睿王府不幸喪子身既老矣遂乞石見浦子承



子政信為子因屬子承家事幹之將以為佚老之計  
子承以醫仕津和侯有故去國不欲別立家以故兩  
可之謀業成矣鵝川翁舊與余相識子承則久遊余  
門以故余亦為贊襄其事云既而翁將政信自洛還  
于江戶子承亦挈家與偕卜日將行余招政信誨之  
曰若生窮陋得曳裾王門人皆榮之獨不念以所承  
浦氏承鵝氏其秉心奚若乎况復有君王在所事乎  
雖然之三者所以行之一也一者何曰誠而已矣未  
有不誠於此而誠於彼者也思以顧義義以顧恩肅  
共出入密勿旦夕何道弗全何禮弗行子承好學有

貞慤風若幼有才具鵝川固名家苟有乞人之子孰  
不喜與之彼乃有取爾也今若從宦千里於其所事  
不斯須相離茲非幸歟必須孜孜立志罔惰乎業罔  
荒乎嬉以玉女於成經不曰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吁若雖幼盡念諸

清風序

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聖人之道詩如此為詩  
者不以此雖多奚以為哉蓋人之有情甚於禽獸禽  
獸之於飲食觜穿而牙咬焉耳豈若擇甘腴而備烹

宰我其於牝牡皎作焉耳豈若趨天麗而屑屑乎粉  
黛者哉唯其情甚故又治之異乎禽獸口體之養饕  
餒之儀所以詳飲食也匹耦有禮房闈不濫所以別  
男女也故情可治不可斷也詩之為教也發乎情而  
止於禮義是以長歌之悲以代慟哭咨嗟之辭以遣  
忿悶優游之吟以適歡樂看款之詠以齊飲讌窈窕  
之謳以節淫佚其於已也雍容而愉和其於人也主  
文而譎諫故卜子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  
化之今佐伯毛利公之著清風亦有志于斯夫自三  
百篇而後漢魏而六朝至唐體變句限五七語必對

偶四聲分位音韻尚嚴論者乃謂唯唐能備風人之  
體何哉夫閑雅優衍以為風人之體則先於唐者胡  
不得也唐體如彼而能備風人之體則後於唐者亦  
獨無得乎論者又曰後唐而詩衰莫如宋後唐而詩  
盛莫如明今清之於明實因襲之矣豈復無有郁郁  
彬彬得風人之體者乎哉但未施普于我耳况吾儕  
林下之寡聞乎毛利公固好學其富書冊蓋天下無  
比乃獲清之作者數十集因為斯選夫古今作者如  
林而世有其選乃今清詩之選不於彼而於我雖  
國家右文之化為然苟非公之好學博洽安能業之

則其所揄揚於彼母寧亦鳴吾 國家之盛乎於是  
屬序余余未得睹公之所選而品論之姑知風之自  
而說之小言詹詹或有中焉

列仙傳序

神仙于世或以為誕不可信或以為不經不可以教  
皆非也此其所列所傳彰彰乎豈斥以誕乎韓愈嘗  
言神仙有無何渺茫及其遇湘于藍關不知意何如  
也今夫瑣瑣之種函在土茁然生俄然長為枝為葉  
為花為實青者紅者白者紫者眩曜在人目至若腐  
草為螢飛螢幽夜雀化蛤息翱翔而歸淵潛諦觀動

植之品率莫不然而况萬物之靈一心之妙何變幻  
不可為視百技藝皆為人之所不為唯是耳目之所  
恒不異耳目所不恒異而誕之亦井蛙之不見海而  
夏蟲之不知冰也如曰不經不可教與即使經可教  
豈人人而能之耶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義教天  
下亦不至人人而餓之故夷齊之為餓以教於天下  
之不餓仙之為仙以教於天下之不仙然則其所以  
為教何哉夫仁也義也孝也忠也庸非教與吾未聞  
不仁不義不孝不忠而能仙者也夫教亦多術矣禮  
樂之教以治乎外葆真之教以治乎內故恬淡虛無

真氣從之岐伯之治病也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曹參  
之治國也奉真朝斗持齋戒殺文昌之訓陰騭也之  
三者非仙之所宗與世俗之人狗聲色趨形勢利害  
得喪相靡相刃芒然芥然心與形役天札而弗寤者  
滔滔皆是試披斯傳以問葆真之教則逍然遙然恬  
暢心神縣解一世岩谷之棲可以易華構之壯烟霞  
之咀可以忘膏粱之味蟬蛻濁穢以優游青雲之表  
以是脩身則岐伯之靈方也以是莅民則曹參之至  
治也以是訓于衆則文昌之陰騭可由矣抑於吾能  
仁氏之道亦相近也豈斥以不經乎若夫近而是與

似而非亦在乎善揀而已

贈太原生序

古之人稱詩者有聲之畫畫者無聲之詩有旨哉之  
二者不相知不足以言矣世之事繪事者率畫其畫  
不能畫其圖畫其圖不能畫其趣一幅之內有山有  
水有樹有屋有人法其布置而無所據是畫而非圖  
也必也欲描某山某水於尺幅之中攷其地方審其  
向背宛然具矣使識者視之祇認其形迹使不識者  
視之未必以為山水之佳者則是圖而非畫也至於  
畫之有趣也馳逸態於地方之表寓幽致於向背之

際實而不實氣韻存焉虛而不虛體勢存焉使識者  
視之縮千里於眉睫迴遊覽於胸次使不識者視之  
必曰佳哉山水何許有之謔技到此始可謂善矣夫  
逸態幽致意也非形也是以易乎有聲之畫而難乎  
無聲之詩矣然難之與易有才存焉仙臺太原生文  
雅有才能畫好遊山水凡足跡所至遇佳者必描而  
藏之云辛亥之夏余自江戶反道東山紀其行生偶  
讀之維明之所謂曰太田鵜沼間有矚目尤佳者而  
師之紀逸焉蓋陰晴奪之也吾其圖之以補師之闕  
耶維明可之既而作一幅寄我果是余所未經而與

所經連接睹之不覺爽然岐蘇之流隱而復見瀟漫  
迴去犬山之城鬱盤山椒層樓雉堞歷歷也其它形  
勝不一而足吁不幸而余紀失之亦幸而生圖備之  
且其逸態幽致之趣非世之繪事所能彷彿也生之  
於文吾未之見然推無聲之詩思有聲之畫即風流  
可知矣

孤雲館遺稿序

吾嘗與孝秩論詩淵明之採菊東籬下靈運之池塘  
生春草以至浪仙之秋風吹渭水實所謂詩家三昧  
玄之又玄者苟不知之不足以言詩矣言詩業難作

詩不念益難乎則吾與孝秩未能也至於作文之難  
難於詩之難也倭難以夏今難以古不其然乎天下  
嘖嘖為詩文多矣蓋孝秩不與也乃獨與余言嘆其  
難矣孝秩固為謙不自假而茂實日騰藉藉四方諸  
以筆札來求者不絕皆以敏捷應之篇什浩翰盈箱  
既沒其嗣子敬資門人廣岡誠美者將以上木乞刪  
於予夫敏捷或乏鉛槧浩翰則有不免於荒蕪是以  
字或累句句或累篇宜其不可不刪也譬諸玉之有  
瑕瑕不可掩玉不可捨其如刪之餘何哉抑宇先生  
有言曰名世之文不在多而多則傳不廣傳不廣難

保不朽精有數卷斯足矣斯編也未足以盡孝秩而  
亦可以盡孝秩如其行事具在余所撰墓誌云

月仙上人畫帖序

蓋嘗觀天壤之間萃乎崇為山冲乎盈為水山則岡  
巒巖岫區其形勢水則溪泉河海異其流波至於植  
物之有花有實動物之飛者走者泳者千態萬狀巧  
歷不能得壹是皆化工所生豈不妙乎惟人亦生於  
化工既生乃能與化工爭其妙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小大無不然矣百伎能姑舍旃至如繪事之妙縮萬  
境於尺幅審千態於毫端則月仙上人以此其選也

北齊書卷之四  
上人梵修之暇遊戲丹青是其進乎技與衆史異其  
撰矣凡人知人之工不知其工出於化工之工既知  
化工之工不知化工之工有所自出獨吾道之所道  
包羅天地陶冶萬物是以觀緣生於真空察森羅於  
妙有網網芸芸莫不在其中焉上人之於丹青雖小  
技乎豈無所自出乎遊戲三昧宜與衆史異其撰矣  
方其下毫也逸態飛動蒼潤清迴寓風神於意匠之  
間縱韻度於形似之外斯卷也披以遊目近之足以  
祛煩鬱而怡閑曠遠之足以觀幻相而脫界繫豈徒  
供玩賞云乎哉

匾題廣攬序

凡天下之物有實有名名與實立而教行乎其間矣  
語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唯其名不  
違實而後可以言而行已今夫佛也神也實之最尊  
者寺也祠也名之最重者夫佛之與神厥道雖異矣  
所為潔靜精微以事之則一也吾大和之政崇之  
尚矣譯謂祭事不其然乎抑所謂聖人以神道設教  
而天下服焉者耶是以梵刹闕宮無所往而不在焉  
而王公薦紳道流能書揭之榜題以表名實古今炳  
如也白河源公為政餘力文雅好古比集諸榜題撫

為巨帖蓋旁搜委索而靡遺也披而寓目自九重殿  
門外率皆佛寺神祠所揭凡四方壯攬千載勝迹所  
謂潔靜精微以事之者歷歷可思而間或中廢而逸  
者亦頗不得不慨焉乃使余叙其首凡國朝榜題之  
書有法稱口訣刻畫濃塗或裝四形四形謂鳥形人形龍形鬼形  
雖曰入木之道固非羲獻之撰榜題書法稱曰入木也入木之事見法書苑是以雖累百千曾無異樣則公之所  
以旁搜委索而靡遺者豈以其書余竊忖度公之心  
而敢揄揚之退又自省彼其寺也祠也外要其助內  
要其守實以名存名以實稱而最尊之實最重之名

所以尸之其何如也苟寓目斯帖者如有所考必將  
曰某寺某祠初在何年興在何人孰繼而守之孰得  
其人而不亡孰不得其人而中廢又將曰苟守之非  
其人寧不若中廢之愈也夫如是則孰任其責孰不  
惕若自厲是所以揄揚於外而憂慮於內尚以是心  
為心斯帖所著永幸不朽也若夫九重殿門類雖世  
殊迹異而 天庭巍峨皇統萬世則凌雲之於韋誕  
大極之於獻之亦非所論也

彌陀經心經詳解序

大宗上人之於梵學也博矣審矣以阿彌陀經與般



若心經梵文全存翻譯亦多於是會衆譯對校又表  
梵文詳解釋之其功可謂力矣比有志者欲上梓廣  
之世謁序于余夫梵文之多義如摩訶有大多勝義  
薩有妙□□義比比皆然豈譯所能悉乎譯者唯主  
義之所適以通暢華夏之言而已猶藥之有味甘不  
徒甘苦不偏苦必也區以別之然後可以博施其方  
而悉其功矣是蓋上人之志也且夫彌陀經淨土之  
標的心經般若之樞要幸而全文存焉幸而上人釋  
焉所利益可不謂大乎或以為般若固空萬法融十  
方而淨土之教則厭此而忻彼二經並行寧不乖角

是則愚者所惑而達者之所精覈也懷感師嘗有空  
經淨教俗諦義諦之辨請復邇而言之日月之明靡  
所不照而人之處業豈無擇於東西則忻之與厭固  
在般若之中矣又譬諸取道而道人苟從之者無目  
惡如有目之易進故經曰菩薩摩訶薩與般若波羅  
蜜相應從之沒已生餘佛土常遇諸佛世尊供養恭  
敬乃至無上菩提又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了知五蘊無實相如幻如化如夢如陽燄勇  
猛精進引發殊勝神通能往十方諸佛世界親近如  
來以種種妙具供養尊重種種諸善根利益諸有情類

亦能嚴淨種種佛土金口所宣何曰乖角余既欽上人  
之功又嘉其上稗而廣之遂冠通言於卷首如斯

恒菴文稿序

履仁與余為方外之交者殆三十載于茲不以離合  
易其情也屬者余以公事數至江戶所識滋多論其  
舊則唯履仁而洪卿次焉甲寅之秋又被召至舍  
館不定履仁虛己室居之洪卿左右之使安衣鉢猶  
我也諸所識各供用服勞又皆二人是由於是乎衣  
鉢之安不啻猶我也衰朽之躬千里羈旅為幸也亦  
大矣履仁川越人受伊藤氏之託居江戶江戶繁華

功利之地使履仁挾其所能以媚世車馬絡繹門前  
而屢滿戶外矣尚何遑為余輩下一榻哉顧獨恬退  
清靜塊然自處諸所往來止問字討玄之倫耳即余  
輩在其間與蓮社之交緇素無以異也日聚頭一室  
所談論者山水勝槩典故風騷間有道不同而相為  
謀者適從容謂余曰爵也無似於世無所恃無所求  
休息乎篇籍之圃口哦筆抄以適吾心以終吾生斯  
足矣有所輯錄數卷師其為我序之否余取而披之  
則從昔曾檢覽以來累數百首志不渝而學日進風  
不變而格益上良可嘉也履仁實有亦使其綽綽有

北極遺章 卷之四 十一  
餘裕得肆其才於其志其所造固不可量顧乃坎壈  
東西營生朝夕志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為之慷慨  
雖然恬退清靜塊然自處其所進取不在彼而在此  
則又豈以窮達較其成否乎哉且也歲僅踰知命不  
忘其初是其所造果爾不可量余老矣不及追來者  
此行也幸主東道且聚頭一室可不贈以言乎遂為  
恒菴文稿序云

蒼龍文稿序

五山在輦下也菴蒼相望釣是挹濟水之流釣是行  
百丈之規毋論每法會相集聯班其朝禁墀趨政

府莫不旅進旅退道路觀者皆指以稱盛無比焉凡  
有事相與謀議相與約束慶弔寒溫歲時往來無已  
又有入社云者用駢儷之辭相講緣飾宗門繼而選  
進碩學命兼雜貴修文之職是以居五山者不得  
不旁通外典之學焉而其相交也固宜揚摧宗猷波  
及文雅較其短長以相成濟欲有裨益然率不能然  
何歎人各有短有長所長可以誨人所短可以誨於  
人乃將曰吾以所短與人語則恐胸蘊殫露而受人  
之侮也吾以所長與人語則恐口給之禦人而有憎  
又恐人之觀其豐而有損於其全也互相忖度寧不

如各自包藏而無相搗擢也。以故適有相會，問無恙，謀事外，唯事泛漫之談耳矣。是人情之所不能已，而非古之君子以道相交之所意也。余久在萬年，廁名耆舊，汨沒人情之間，不自省覺，獨蒼龍尊者則不然。住持慧日，任碩學，顧謙讓，推人不耻下問，以余老成，粗有所長，寵禮不汎，認誦文籍，而鉛槧之需不絕。觀其所出，翩翩成章，斐然滋進，頃裛而成卷，請余題其首。余既喜尊者之不同時流，能以古之道相交也，冀使後進有所儀式，亦猶尊者之於我也。何直文字云乎哉。

### 靜致居序

諸葛武侯有言：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誠哉是言。夫澹薄猶水也，寧靜猶山也。二者交相為用也。南部大夫奧瀨公達，以靜致名其居，蓋取乎此。抑有說焉。今有志千里之行，者蓐而食，戴星而出，策其馬，駸駸不已，窮日之力，而後宿，頽然痛矣。此不可以彌日。况於千里之途乎？善為千里之途者，治其裝載，課其行程，不邪不亟，日進一日，是其所戾止，蓋定於未踰閭之前，而無跲也。夫足之所之，如是心之所之，奚獨不然？是故涉覽典籍，追躅往哲，古之遠也。

北極道章 卷之四  
立功立言圖遺不朽後之遠也嘉言懿事欲溥施而  
廣傳四方之遠也二者豈險躁所能致乎至如窮道  
德之淵源臻聖賢之閭奧固不待論也惟為政亦然  
舜垂拱無為治天下子賤不下堂治單父曹參載清  
淨以治漢雖聖賢大小之不等其要之無非脩德以  
靜其本明教以理其末也吾聞南部侯其先居甲之  
南部建久二年徙封奧之北地仍用舊號云奧瀨氏  
之祖亦自甲從而徙焉爾來君臣相襲奕奕保有六  
百有餘載于茲矣寔惟海隅僻遠之地其民質而戇  
黠不稱知巧不補拙且未有文教之浹也今也大夫

為正卿上輔少主秉國之鈞乃悅學好文喜勸掖後  
進將以移風化俗彬彬乎比中土之民焉蓋其主少  
則可以啟沃得宜不使邪辟誘於耳目德與齡長而  
化被於下矣其民質而戇則化易被而少浮詐儉巧  
之累比之中土之民色愿而內譎其何如也而所謂  
學也文也亦在乎善教而已矣千里之國麗億之民  
固不可家諭而人曉亦能本其本而已矣則大夫之  
以靜致名居意在斯乎大夫既為正卿秉國之鈞勢  
崇業昌其居處豈無有臺池林園之美可以記哉乃  
不以彼號稱而以此矣故吾無所記而所序如是

石田文稿序

今國家之法文與武分而武為政列國士大夫莫不以武出身其間豈無有好文之志摘藻之才乎彼業以文為無益于武不用則我亦恐學文之害于武也是以不得大肆其力於其所好已殊不知文也武也皆聖人之道自出而學之者皆當以道本焉文猶武也武猶文也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用有與齊戰有功而曰學之於孔子即所由可知已其言軍旅未之學也者抑有為焉耳夫文者教也武者刑也伐逆捍暴亦刑已刑之與教豈可岐而二哉若夫徒事記

誦務辭藻沾沾自喜以術入者非徒無益于武而亦無益于文執劔疾視好鬪必勝者非徒害于文抑將害乎武矣皆不知本故也吾佛之道不與文與武也固矣苟知本其本非徒有益于我亦有益于彼也審矣伊賀大夫藤秋卿好文又信佛以是二者與余締方外之交久矣為人敦厚守約持論中正固知文武之不岐道又知吾佛之道不岐其道以故每與晤語未嘗不前席疊疊也而觀其所著作亦能斐然成章使之早得肆其力於所好則其成豈止於此耶聞今在散職為有餘力意其孜孜不已也昔者高遠夫四

十學遂為命世作者諸賢士大夫沈潛佛之道多在  
遲晚而况秋卿之有素是其所深造未可度也為士  
之志豈在一世吁吾老矣旦暮就木久不見秋卿恐  
終不見也其所深造亦不及見也姑叙其嘗所論說  
贈之以冠其所著作云

贈新成倩序

古曰醫尚三世蓋謂慣習之久而鍊熟之精已夫醫  
者仁術也性命之所係也寧可容易乎為醫者世多  
小者以餬口大者以厚營生事勢利其於仁之術奚  
若也夫醫工也工之與農商皆所以餬其口厚營生

事勢利也然皆有道存焉不可畔道而專利不可利  
己而不利於人而况為仁之術以一匕任人之性命  
者乎豈可猝而為之豈可苟而業之所謂醫尚三世  
不其然乎即令三世自非所謂箕裘之能者亦焉足  
尚新川氏居泉之貝塚業醫既七世家名藉藉云有  
見龍者余所嘗識診治病稱精焉遠近來求者屢恒  
滿戶外矣其子能傳家方藉藉不絕伯在倩在貝塚  
繼業季成倩中居京近來江戶所在行技有名余屢  
以官命適茲土則每病賴以治之江戶固四方所  
輻湊諸食技者何限或莫知其所由至於成倩吾將

張其所由故嘖嘖如是庶幾能用仁之術博施而濟衆哉抑利久而己莫不利矣

新刻常啼法涌二品序

如來於語所謂真實不誑不異者其叙常啼菩薩豈設而然哉般若為體包含十方一切衆生為生為死為善為惡皆莫不在其中迷之佛即衆生悟之衆生即佛一念反照不亦易乎雖然易之則易難之則難況信不足以為信暗證不足以為證是以汨沒乎衆生之濁而永劫不能脫也是常啼之所以龜鑑於萬世也夫一舉九萬里大鵬之力也決起搶榆枋鸞鳩

之力也苟從己分之所堪忍進不息亦可以成波羅蜜矣吾山西堂新州特表出斯品附以倭譯繡梓以施四方庶幾受而讀之者識常啼之叙不虛而西堂之功亦不虛矣敢以數語冠其卷以見贊襄之忱云

近江八景序

京東之道有近江遠江遠江濱名之濱近江大津之渡因以名其國者方言海之所匯入曰江而琵琶湖之大亦有淡海名云湖周數百里殆與彼洞庭敵所謂八景之目亦擬彼而設者夫月之在湖晃朗寥濶我與彼猶也我則以石山目之是山嵒嵒岳巒率碩



北極遺草 卷之四  
一  
玫瑰類上擎梵宮下俯滄沅月之懸焉殆非凡境瀟湘  
之雨蓋不過空濛之渚烟樹之岸蓬牕泊之或適或  
莫而已如吾唐崎一松四張數十丈如夏屋覆蒼翠  
含皇風雨瀟瀟下之是非它所有也堅田瀆湖黃葭  
滿沮洳乃群雁之所栖止有千佛閣架立湖中吾嘗  
蒞焉聯翩之景交乎眼處嗷嗷之聲接乎耳界不然  
平沙之雁何地無之山市晴嵐漁村夕照彼其景致  
固可思已然粟津官道左右青松連亘數里西傍岡  
巒浮嵐暖翠起於欲晴未晴之間旋至勢田則二橋  
一嶼即大湖所吐夕日東射虹影落潭人家園樹皆

帶采絢在上是亦可與彼爭致也既而三井之鐘發  
於晡靄響於瀆澗三井乃千古精藍樓臺深窈祇樹  
林四圍是亦與烟寺之隱隱奚如也大津至矢橋舟  
路所往來一必受風方且布帆膨脹如六翮爭擊豈  
徒遠浦之望乎湖之北衆山屏列最高者比良其雪  
早降晚銷秋冬之交朔氣凜冽俄見六出飄瞥顧瞻  
峰頭皓然如冪絮則江天所目亦汎漫已雖然湖山  
之景固不可以八目而况較優劣而論彼我乎哉且  
暮之所更四時之所變洲渚之所迴轉千萬不可勝  
狀月目于此而彼莫不流素彩雪目于山而乘興之

舟何所不有是故鍾勝槩於音辭品逸致於諷詠者  
詩莫如焉縮千里於咫尺恒旦暮四時於目前者畫  
莫如焉丙辰八月月仙上人自五瀨至一日共為湖  
上之遊世直負為裝船設厨帳早出白河之莊道山  
中業至頂則山也水也競勝快目箕踞久之下踵三  
井寺解纜大津至唐崎徙倚松下復舟汎汎中流北  
揖比良優游乎堅田之浦反于大津則夜已乙矣宿  
西知氏翌日樣船西並粟津東望矢橋至勢田自槁  
下而過泂流數里遂登石山躡磴道緣磴磔歷詣梵  
宮有亭焉為月而置亦可以想廣寒清虛之府既下

而旅食上人逕東歸世生送之余則別而還北禪矣  
此遊也所謂八景者殫得審其體勢既而上人圖為  
八幅見贈皆體勢之真而各以其物裝之間或微回  
互以成趣幅不盈尺而旦暮四時之觀可一目而罄  
可以代化工之妙矣余也未能音辭以酬姑序其事  
而題于首云

新刻宏智禪師語錄序

隰州古佛承曹洞之正統唱正偏君臣之奧旨施金  
針玉線之妙密豈後學者所能讚嘆及乎而其波瀾  
廣大學才優贍言言句句攢英簇繡固為絕唱于千

古矣惜夫中世散逸不殫傳至於明世僅存數卷幸而流吾大東豐之泉福禪寺有宋時原本乃永平始祖所持而還者前此既已謄寫上禾行於海內然亦脫落訛誤不為不多越中云公早慷慨於斯親詣泉福塔頭一一校讐又索它本考檢令完全且也精誠所感通於夢寐之間其庇於古佛之靈應可知矣蓋洞上之宗西夏筭絕而吾大東自永平一夔正音彌綸四海而古德語錄亦布行如是佛法東漸於斯為盛甲寅之秋余以公事來在江戶經冬及春云公始相識乃以其所業就余諮詢欲新上之梓因乞余叙

首余也無似何知何言然斯錄之出豈使學者尋行數墨云乎哉庶幾言下得旨透徹玄微則所謂妙劑之藥片片皆可以換骨矣祗如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是末後一句且如何通消息試問參玄人

必端堂稿序

洪卿與余相交三十餘年蓋以文雅而非權利合者也。比余被召數數在江戶則洪卿日來相驩交益暱情益密戊午五月將西歸諸所相識送者十有餘人黯然而別獨洪卿太素追及品川餞于海濱之亭叙別令去不可先後輜以行屢駐不可遂至六鄉之

河分乎而東西即情可知矣太素嘗事余者誼或當  
爾洪卿於余非有同緇同素之好論其齒則殆與余  
相半夫緇素老弱之相異好惡也固矣乃其戀戀河  
梁之別獨何與洪卿好詩詩之為教溫柔敦厚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而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協  
律以修辭整句以效思故雲月烟花之興觸物感遇  
之情靡不由茲以出乃同聲之應同氣之求其必有  
不待合而合者矣是故四海而得一猶比肩也千歲  
而得一猶旦暮也則洪卿之於余戀戀不亦宜乎洪  
卿襟處乎市井賞省之間左右圖書吟咏不已其詩

日以進以余所觀已如是余所未觀者其可量乎吁  
余老矣桑榆之景將沈其所未觀者終不觀也姑陳  
緒言為署其所已觀之端

### 夷齊論序

夫學者載籍極廣古之所傳不能十一齊桓之所讀  
晉文之所學不知其何左史之丘索惠子之五車今  
一有所存乎非必皆刪於孔子也非必皆燔於秦火  
也燔書之令一出間有漏網者家自閉藏不出尋乃  
兵革滿地人持干戈因致散失者蓋多有之矣孔子  
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自比於老彭及取左丘明之

北齊書卷之四  
所恥論伯夷叔齊之不念舊惡當其時也蓋皆有所  
替抑傳之人口而有所存乎要不可以今知也司馬  
遷作伯夷傳歷叙由光輦而及夷齊抑亦有所替矣  
夫由千百世之後等千百世之先必有可疑而闕如  
者矣苟資諸道而弗違取其弗違而已矣司馬遷距  
夷齊千有餘歲而今距司馬遷又千歲而遙乃以其  
臆無扣馬餓死事而非馬遷之是不亦妄乎使其果  
是耶非夷齊再生問而詳之其孰信之使其果非耶  
二子萬世冤魂其將誰訴况夷齊死名于首陽之下  
莊子既已言之矣此係事實非寓言也夫武王之伐

紂天下之仁舉也紂之惡逆天毒民武王則順天解  
民於倒懸故武王之誅紂非弑君也已為天子非篡  
也是唯紂與武王而可行已夷齊之扣馬天下之義  
舉也天下是之已獨非之以錐萬世亂臣賊子之頂  
顛之二者猶水火相反其用而昭昭乎不可一日無  
也乃以千萬世之後張其臆是非其事多見其不知  
量也且夫孤竹殷之諸侯也二子相讓豈有所輕於  
社稷也一旦其君燔于火而頭懸于旗二子者敢忍  
食其粟耶馬遷之傳所關誠多古今論夷齊者諸家  
紛然或以不念舊惡附會其弊至於以文天祥方孝

儒不為至道不亦悲乎宇士新以為於夷齊立異說者其人率不廉推其說也不得不然士新向註論語於夷齊章表章之余又褻而成卷以解學者之惑矣蓋伯夷叔齊於是乎論定矣而余亦不顧於尸祝越樽俎之譏矣

日本傳來佛書逸于彼者寄贈大清國請納之名藍以為學匠龜鑑狀

右虔以吾覺王之道自西竺而華夏而日本所謂東漸者豈不大且盛乎哉吾日本之尚佛久矣以輔世教以治人心以破癡闇以造真乘則歷歷著古今焉

諸載籍類多逸于彼而存于我者亦以道之能行已古昔吳越錢氏求致智者教疏于日本凡數百卷而天台之法再熾于彼慈雲式公誌其喜曰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回於我土爾來九百有餘載存于我者至今不失而逸于彼者歷世彌夥夫吾覺王之道猶兩曜在天也在東而西無不照在西而東無不照去其蔽塞以達光明通其有亡以補缺典亦所謂人能弘道也常等於是戮力同志考檢諸部凡數百卷憑海舶寄贈冀納之名藍以供碩匠觀豈不刮目乎其或

摸而板之或復購致于我則千載不朽永共法寶式  
公之喜復在今乎日本古德所撰有裨益于法門者  
亦茲附往他猶有諸家諸記教疏禪錄類日本所撰  
亦不止于此事涉浩繁不遑一時頓辨更期將來雖  
儒書間有斯類並要寄致庶幾亦有翊乎同文同倫  
之化矣常等無任悃切翹望之至日本寬政五年癸  
丑某月山城萬年山相國禪寺沙門顯常山城愛宕  
山白雲教寺沙門慈周謹狀

北禪遺草卷之四

